

我们常常在阅读李白和杜甫的时候生出声声叹息，认为他们是不可企及的天生之才。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认为他们这种神奇的想象力，他们构筑诗章的能力能够后天学来。无论那些研究李杜的学术文章从现实中找出多少根据和原因，说他们如何努力、环境如何帮助和影响了他们等等，也还是不能完全将我们说服。

什么是“才华”？这大概不能等同于“能力”。“才”是才情，“华”是光华，是放射出来的耀眼光芒。任何事物一到了放光的地步，就不再那么现实感和物质化了，而往往成为很神秘的让人惶恐的东西了。所以我们总是相信“才华”和“能力”有所不同。

李白和杜甫放射出天才的光芒，这样没有什么过分吗？一点都没有。到底什么是“才华”，

什么是抱睡？就是孩子出生后不睡摇篮，由大人抱着睡。

这源于网上一篇文章，说是刚离开母体的孩子睡在大人怀里，更有安全感和满足感。也有人认为抱睡会加剧孩子依恋心理，宠坏小家伙。然而作者（母亲）认为孩子离开子宫来到世上之初，应创造和子宫相类似的环境，让他们睡在怀里。

抱睡

方诗庆

过去女儿都睡摇篮，睡前醒后我们摇一摇，她会很快入睡。晚上我在摇篮上系根长带，扣在臂上。女儿有动静，长带会送出感应，我拉几下，女儿就会睡，我也可以睡。醒了拉，拉了睡，循环几次，一夜就过去了。摇篮里睡大的女儿，如今做了母亲，却成了一个坚定的抱睡者。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更为重要的知识，说抱睡不仅能给孩子更多的爱，充足的睡眠还能促其大脑生长。睡在摇篮里醒了才发现，摇其入睡需要较长时间。抱在怀里一点“动静”就能感觉到，轻轻晃动就会继续入眠。

女儿要求抱睡，女婿也支持。我们反对也没有用。为了保障外孙女（小桃子）有充足的睡眠，一家子付出了巨大艰辛。

抱睡最困难的就是入睡，外孙女神经系统特发达，兴奋起来怎么也不肯睡。这时出场的总是父亲。爸爸抱着女儿使尽浑身解数，哼儿歌，唱摇篮曲，双手摇晃，双腿颤动——天下父亲一个样，为了女儿可以牺牲一切。温馨持久的晃悠，女儿总算昏昏入睡。这时外公——母亲的父亲接着抱。

宝贝睡着了，我的任务就是耐心抱着，有动静就轻轻晃动，保证睡眠不间断。为了打好这场持久战，我变换各种姿势，时仰时侧，时坐时站，左右臂轮换。时间长了实在挺不住，喊来女婿接手。累活不让女人干。

女婿不在时，由我完成哄睡任务。我试过多种哄睡办法，最有效的就是反复哼同一首歌，孩子会很快入睡。这是开会受到的启发，领导再三重复的话容易让人打瞌睡。

每当宝贝睡得快，我都会炫耀一番，有成就感。但并非次次灵验，有时催眠曲把自己都快催眠了，宝贝还在怀里朝你乐，让你哭笑不得！

本来可以请保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就因爷爷外公没过六十，身子还硬朗，硬撑。年前把小桃子带到九江后，夫人迫不及待查到家政热线，每月花四千多元请一月嫂专事抱睡。真是专业人做专业事，月嫂抱睡姿势好，持续时间长。但只干到下午六时，晚上我们接着抱，直到十时后上床就寝。

回到上海又重操旧业。在艰苦的抱睡中，小桃子渐渐长大了。是不是抱睡的孩子更有爱心，脑子发达，更聪明呢？刚过五岁的桃子最喜欢的人是妈妈（坚持抱睡者，虽然抱得最少），脑门子确实比较凸，记忆力也好，比同龄孩子小一岁进幼儿园（因生于十月），智力能跟上趟，经常受老师表扬，还得了闵行区爱心小发明一等奖呢。

然而抱睡就一定比摇篮睡好吗？摇篮里摇大的女儿也不差呀，幼儿园得小红花无数，中小学成绩一直领先——

时代不同了，育儿方式千变万化，或许抱睡更科学。抱就抱吧，宁可信其有，不能让孩子输在睡觉上！

才华的来处

张炜

非是昏聩无知的人，还不能简单斥一句“迷信”和“唯心主义”就可以了结的。

生命从无到有产生了，这个生命拥有的才能，被赋予的能量和性质，在启始之初就已经固定下来。这是人的全部能力构成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将来自学习，来自生活经验阅历等等。人上了大学，读到博士，会增加知识，促进能力，却不会过多地改变其他一些不可学习的东西，如审美力。

后天得来的帮助和先天具有的才能是有区别的。这就像我们在说李白特有的“顽皮”和“自由”，那一切显而易见是天生就有的，无论后天怎样制约，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因为这是生命的属性。后天所学到的东西，往往要受人类行为的规范、文化的制约，那是在一种规范和系统里掌握的知识——这一切既是有

那年春节过后不久，索契冬奥会闭幕，电视转播了。中途，突然响起一阵打字机的声音，场内渐次展示了十几位俄罗斯历代文学作家的头像，厚如砖的大书随意地摆着，书页翻动，就像鸟儿的翅膀舒展地飞舞。现场音乐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优雅，潇洒，也凝重。那音乐会说话，说很多很多话，无论脚下的土地

有多少苦难和波折，我们还有美好和希望，欣赏这样的音乐，就有含泪的微笑。经典是浸润灵魂的。

俄罗斯的优秀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熠熠闪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部描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五位年轻的女兵，遭遇几个武装的德军侵略者，最终，全都英勇牺牲了。小村庄，小山坡，桦树林，沼泽地。那几个姑娘，各有脾性，爱美，浪漫，总想着拥有的或已失去的或正妄想着的爱情，对生活的向往简单纯真。战争残酷地夺去了她们如花的生命，夺去了她们的一切。最美最柔弱最该被怜惜的，在你面前被粉碎了。小说问世半个世纪以来，被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广泛地传播开来。在我的记忆里，有时，“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甚至成了一种富含意味的语言。

前些日子上映的中国首部4K全景声歌剧电影，是由我国的艺术家改编的，还是这个故事，国家大剧院优秀的艺术家们，把情节演绎得催人泪下。经典重现，是因为讲的是普通人的命运，于是从这里走向世界。

不知从何时起，“魔都结界”一词总在夏日台风季被大家频频提及。2018年，台风屡屡过上海之门而不入的纪录终于被打破，然而无论是“安比”还是“温比”，上海都经受了考验，风雨过后，城市迅速恢复正常运行，人们至此恍然大悟，完善防灾应对体系才是真正的“魔都结界”，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还得从1949年夏天，解放后上海遭遇的第一场台风说起。

1949年7月24日，解放不到两个月的上海沉浸在新生的喜悦中，然而一场台风却打破了人们平静的生活。当天夜里至翌日凌晨，第6号台风正面袭击上海，加之恰逢天文大潮，风、雨、潮三者叠加，全市一片汪洋。跑马厅变身人工湖，外滩公园树木竹篱尽数刮倒，闸北水电公司烟囱折断，虹口、杨树浦一带大片棚户的屋顶被掀翻。郊区受灾更为严重，仅南汇一地，就有40公里海塘被冲毁。事后统计，全市因灾死亡1613人，208.3万亩农田受淹，63208间房屋倒塌，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人民币（旧币）。

天灾面前，党、政、军、民协同应对。7月25日，市府召开紧急会议，划拨救灾款20亿

用的，同时又可能伤害人的先天才能，伤害其良知良能。后天增加的能力和因素不完全是良性的，有一部分跟生命原初所具有的良知良能并不能兼容——跟创造生命那一刻的给予不能衔接，也就造成了伤害。

比如说人的辨别力、直觉力、感性把握力、向善力、通感等等，大都是先天给予的，那么后天的学习当中，增加的某一部分却恰恰会遮蔽原初的东西。人的知识增多的过程当中，先天的才能时常要被限制和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最有意义、最大最不可取代的才能，正是生命一开始就被赋予的那些元素——这些元素常常是无测的，自由流畅的，最富有创造力的。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李白和杜甫的不一样就在于，李白所表现的诸种才能之中，先天的成分似乎更大一些。李白许多超绝的诗篇、一些句子和意象，如“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仿佛

仿佛是随手抛撒的千古绝唱，却有十分奇异的思维，得来全不费工夫，不事雕琢之功。这儿给人的强烈感受就是“天成”，而不是青灯黄卷所得。这种敏感力、表达力和幻想力必是天生具备的，学是学不来的。凡是大才华真的让人有一种天生如此的感觉，这样说并非虚妄和夸张。这作为才能的一部分，恰恰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最可珍贵。就艺术表现来讲，如果不任由这部分才华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那么不仅可惜，而且还一定会别扭局促令人不快。

从这个意义上进一步追认，会觉得所有的过分炫耀和看重个人才华者，都是极其浅薄的。因为说到底，这才华是创造生命时的原来赋予，它并不属于个人。如果一个人连这点自觉都没有，总是无限炫耀并时时不时地骄傲起来，那将是浅薄的，而且他自己也会受到伤害。因为看起来一个人只是自傲一点，其实却反映出他对生命本身的觉悟水平。

元（旧币），调运大批面粉、大米，并在各区组织成立救济委员会，利用学校、剧院、体育馆、游乐场等公共场馆安置灾民。上海市积极投身生产自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地处重灾区，报社职工当晚奋力筑坝抗洪，确保第二天的报纸按时出版，并在之后数日发表了《团结起来、战胜风灾》等社论，

“魔都结界”由此孕育

子烈

对鼓舞全市人民团结一致，抗灾重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解放军驻沪各部更全力以赴，帮助百姓抢险救灾。驻南汇老港镇的“叶挺连”部队，除了参与打捞、慰问、宣传等工作外，战士们还三餐改两餐，省出口粮给灾民，并捐款142万元（旧币），令当地民众感动不已。

台风带来的惨重损失令共产党人意识到管理上海这一超大城市的不易。随后检讨中发现，气象台曾将台风预警信息发送军管会及各报馆，但根据当时规定，为防止国民

上海是一个由弄堂构成的城市，弄堂口总会有一个公用电话亭，当年叫传呼电话。

阿拉弄堂口，看传呼电话的是一个老头，矮小的个子，光秃秃的脑门，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摇摇摆摆，像一只鸭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居民对公用电话十分依赖。每次电话铃响，老头便会提起哑铃式的话筒，凑在嘴边，问明受话人是哪个门牌号，张三还是李四，要回电的号码是多少，不回电的关照点啥事体？然后抬腿往外跑，边跑边复述着问来的内容，直到找到受话人。

老头特别喜欢小孩，见到在弄堂里白相的小孩会做个鬼脸，或打一记头槌。小孩们也喜欢逗老头，每当他匆匆忙忙、念念叨叨地忙着叫电话时，调皮的小男孩总会寻他开心，这时老头不会与你纠缠，因为肚皮里正背着电话传呼的内容呢。

如此，老头对弄堂里家家户户的情况了如指掌，丈母娘的女婿，婆阿妈的媳妇，张小姐与男朋友礼拜几约会、勒啥地方，李先生出差几时回来，坐轮船还是火车……连七大姑、八大姨都搞得清清楚楚，在弄堂里挺有人缘。

到了七十年代，公用电话忙了起来，因为早年在弄堂里白相的小孩都长大了，先是上山下乡，每次探亲电话便会跟着来；再是谈婚论嫁，约会要靠传呼，卿卿我也要靠传呼，其实在公用电话的年代就有煲电话粥的了。上海人是出名的精明，公用电话是以接通一次为计费标准的，市内电话通多少时间话与收费无关，有不自觉的年轻人就会旁若无人地在电话里谈情说爱、打情骂俏。在一边的人等急了，老头便会出来打圆场，因为都是从小看着长大的，只要老头打招呼，电话也就挂了。

梅姐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有工作，上海人称为“社会青年”。因为在家吃闲饭，公用电话便成了她常去的地方。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如花似玉，自然追求者无数，到底有多少，恐怕连她自己都搞不清爽，但老头都清爽。八十年代上海人有三大喜叫“海、陆、空”。所谓海是“海外关系”，所谓陆是“落实政策”，所谓空是“家有空房”。那段时间老头的电话亭总是传来好消息，老头把喜悦挂在脸上与大家分享。

一天，老头兴冲冲地在我家窗户喊，姜家有人吗？母亲以为是有电话。老头说：“不是电话是有人来找，你家新加坡有人吗？”母亲说：“有。”老头指着身边的一位中年人说：“这人你认识吗？”母亲说：“不会是我弟弟吧？”母亲出生在新加坡，四岁跟着她的外婆回国，之后只知道弟弟、妹妹相继出生，但远隔重洋从未见到过。一九四九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忌讳提到海外关系，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舅舅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寻亲，姐弟俩相见喜极而泣。老头在一边说：“新加坡客人是问到公用电话亭，我便把他带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如今上海街道再也见不到公用电话亭了，弄堂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叫传呼的老头、老太们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当年的那一份温暖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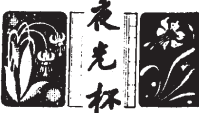
党利用天气预报择日进行空袭，报纸不得刊登气象预报，故台风来临前仅《新民报》一家刊登了预警，多数市民毫无准备。事后陈毅市长曾反思：“竺可桢先生曾几次向我的话，大风快来，要注意。……想起曾先生的话有道理，说明自己不懂，又不听人家的，教训很大。上海这样大，光我们管不行，要大家管。”

意识到问题的共产党人立即采取措施，陈毅多次亲赴海塘视察修复工作，台风预报也迅速走上正轨。有鉴于遇7·24台风暴露的上海市区排水能力低下问题，1950年代新建长白、控江、鞍山等新村时，着重在防洪排涝方面做了加强。同时，为了统一指挥全市防汛工作，上海市政府于1950年建立市防汛总指挥部，副市长潘汉年亲自挂帅，之后几十年，上海虽仍时常遭遇台风骚扰，但这样的损失却再未出现。正可谓：七十年前台风虐申城，党政军民齐心共抗，防台警钟耳边长鸣，魔都结界你我同筑成。

记上海解放新气象第一部纪录片。责编：徐婉青



松浦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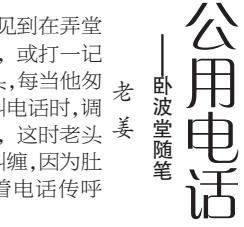
经典插图



公用电话（中国画）沈雪江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公用电话插图